

□ 12
476
5





十三經注疏

尚書一

仁12  
476  
5



門 12  
第  
卷

4  
18  
5

重刊宋本尚書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嘉慶  
年  
月  
日

長  
江  
書  
局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富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所義文  
奔物那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  
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  
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  
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閣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  
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  
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  
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  
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駟貊之屬一條謂駒



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  
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  
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  
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  
條乃何晏集解所引  
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  
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  
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  
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  
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  
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  
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  
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  
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  
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  
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  
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



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  
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  
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  
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  
未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  
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  
彪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  
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  
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  
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彪一家故云然  
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  
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  
古之正者事摠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  
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  
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  
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

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

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

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終

泰西國氏  
同校同

尚書正義序終

江西鹽法道胡稷棻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泰西國氏  
同校同

國子祭酒上議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疏曰正義

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  
立名物有本形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  
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  
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  
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  
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  
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  
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日出言即書為  
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  
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  
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





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摠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摠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脗續若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氏伏古義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晉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

### 疏

字也籍。籍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籍書。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帝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後世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



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  
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  
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  
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  
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  
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  
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  
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  
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  
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  
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  
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  
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  
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  
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  
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  
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  
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  
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

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  
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白杵取小過弧矢  
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  
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  
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  
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  
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  
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  
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  
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  
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  
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  
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  
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  
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  
揖以為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  
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澆訖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  
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  
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



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陽一曰玄騶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曰不兒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者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義例願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



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晦然陰風  
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  
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  
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  
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  
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言大道也五典直言常道也  
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  
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  
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  
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  
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  
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  
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  
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  
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  
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  
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  
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  
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  
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

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  
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  
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  
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  
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  
修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  
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  
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  
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  
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  
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  
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羲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  
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  
伏羲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  
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  
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尚云霸其九州  
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  
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何為獨非帝乎故孔  
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  
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



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日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

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與鳥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入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類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



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  
言詰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  
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摠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  
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  
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  
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王  
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  
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  
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

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也**  
也八索所自反下同求  
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  
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  
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摠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為  
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為論八卦事

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  
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  
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  
八卦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  
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  
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  
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  
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  
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  
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  
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  
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摠即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是也又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  
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  
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  
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  
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  
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  
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  
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

遺書也

左史史官左右倚於倚反劉琴綺

**疏**

春秋至

正義曰以上固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况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

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

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

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

刪色

**疏**

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

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為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墳三丘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

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剪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

八攝三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

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

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

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

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

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剪惟命詩曰

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

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

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剪截者就代就

篇辭有浮者剪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剪截也舉其宏綱即

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

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

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眾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

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

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

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

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

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



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立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立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  
**疏**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

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  
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  
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曉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名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



家生箕子于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漢室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

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

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

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疏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

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睹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



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  
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  
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  
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  
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  
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  
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  
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  
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  
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  
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  
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  
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  
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  
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  
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  
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爲上  
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

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  
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  
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上也尊而重之若  
天書然故曰尚書一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  
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  
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  
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  
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  
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  
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  
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  
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  
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  
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  
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  
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  
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  
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  
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



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疏**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曰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鍾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

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入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

之書府以待能者

歌增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合舊音閣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飮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宣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毫姑凡疏王悉以至於能者。正義曰既云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

下專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今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籀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入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入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入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書流之一



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入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入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摠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譏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篇云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

**於將來**。為于僞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疏**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



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密。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諄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

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

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為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

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疏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

無蠱音古貽以之反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摠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

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

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

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

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

篇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處故定五十八

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

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

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

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



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  
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  
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  
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  
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擗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  
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天  
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  
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  
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  
人太子知已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  
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  
太子看長安因與鬪不勝而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  
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不知懼其幽隱  
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  
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  
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  
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江西鹽法道胡稷采

尚書注疏按勘記序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  
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  
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  
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  
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  
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為今文實自范甯始  
甯自為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  
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  
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為古文作音孔穎達正



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斲云之爲員是也然  
疏內不數數觀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  
籀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  
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  
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  
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  
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  
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  
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  
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

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  
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  
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  
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  
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  
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  
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  
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  
尙書注疏舊有按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按之并



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著於簡首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誓未至酒誥之半

古本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之序以為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間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宋岳珂用廖氏世綵堂本重加校勘所謂相臺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 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即永懷堂本與閩刻注疏本相類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朱板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載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間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黃跋所稱者自盤庚以下為九卷泰誓以下為十卷洪範以下為十一卷旅獒以下為十二卷康誥以下為十三卷召誥以下為十四卷多士以下為十五卷君奭以下為十六卷立政以下為十七卷顧命以下為十八卷君牙以下為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為二十卷其中缺葉為後人所補者則謂之補

宋十行本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溯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修板至明正德間止亦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稱正德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無臆改之失考文所引朱板多與之合

閩本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即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詳彼略云

明監本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按正義以此為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

尚書纂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

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校明刻之

殊嫌舛贅

三經正字

嘉善浦鏗撰

羣書拾補

餘姚盧文弨輯



尚書注疏按勘記 卷一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按七經文所據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一之下蓋唐時北宋時單疏別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別為一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闕本達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如宋板則達下宜有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正者

案正當作王

帖釋注文

浦鐘云帖疑詰字誤。按帖疑帖字誤

謹其銓敍

按銓應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宋本首有尚書正義卷第一七字達下無等字正義下或作注疏參差不一勅字提頭凡三行記之下同此

尚書序

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言序述尚書起

闕本明監本同宋本起下有記字浦鏗云記疑訖字誤按訖字是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

闕本明監本同宋本罔作網

易繫辭上

按上當作云

循飛七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蜚

流訖十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訖改作疏佗案此本流訖下誤作浚訖山井鼎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板同但循作脩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

浦鏗云翼背字互誤禮誤順口按順字不誤浦云非也毛詩左傳正

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卑雅引作翼文曰禮王念孫云順字與下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為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與孔子同

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

宋本同案便稱二字當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

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

浦鏗云外誤小是也下同

又云五帝坐

案坐當作座

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

浦鏗云何疑又字誤

僑極子

浦鏗云僑誤僑

舜非三王

皇宋板十行闕本俱作王



曰非帝如也

宋本闕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何字案有者是也

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也

宋本下索字作素按素字是也

八索

陸氏曰索所自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懼覽之者不一

岳本之者作者之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

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剛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一

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浦鏜

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穀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

浦鏜云有序字當誤倒。按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

浦鏜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按全謂辭義俱存也非誤

於秘府而見為

閩本明監本同案為當作焉

別云述之以為除九印

浦鏜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

浦鏜云更上疑脫非字

足以垂世立教

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

浦鏜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

浦鏜云理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按許

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入於虞書自受禪後更無入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

浦鏜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誤。

悉詣守尉親燒之

宋本監本親作雜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

段玉裁云師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

監本無臣字浦鏜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火起流

案流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

按文選注讀作讚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

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宣帝泰和元年

宋本闕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旁伏生口傳授者考按改

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為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是隸

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為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為隸古定不為古字也

益稷合於皋陶謨

陸氏曰臯本作咎陶本作繇

盤庚三篇合為一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

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

闕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

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

毛本下者字作也

傳子孫

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宜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宜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即詔丞相劉屈釐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釐作釐按釐字非也

太子看長安因與鬪

毛本看作釋因作囚案所改是也監本因作國鬪作開並誤

奔湖關自殺

宋本明監本闕本同毛本關作遂山并鼎曰作遂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殆

因壺關而誤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棊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孔

穎達

疏

卷四十四

堯典第一

一。釋文凡十六篇十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其一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終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堯典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日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歌也甘誓泰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



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  
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  
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九篇  
命也甫征一篇誥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  
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  
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  
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  
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  
公誥名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  
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  
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  
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  
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  
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  
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  
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  
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  
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疏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  
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  
書也鄭立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立王肅別  
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  
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  
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  
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  
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虜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立  
為商書而孔并於甫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  
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  
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  
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  
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  
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億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  
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  
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  
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  
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  
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甫征三仲虺



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  
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  
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  
十四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  
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  
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  
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  
誥為三十三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立則於伏生二十  
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  
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  
鄭註書序舜典一洎作二九其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  
十三五子之歌十四洎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  
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  
二十三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其九篇其  
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  
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  
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  
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  
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

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  
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  
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  
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立  
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  
於洛洎註洎征云洎征臣名又註禹貢引洎征云厥匪玄黃  
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  
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道  
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洎  
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  
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  
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  
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立書贊云我先師棘子  
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  
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  
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  
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  
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  
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  
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

書疏二

三



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  
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岵夷為宅岵鐵昧谷曰柳谷心  
腹腎腸曰憂腎陽則劉剗云臚官剗則頭庶刺是鄭註不  
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  
俊後傳膠東庸生後漢清河胡常傳徐敖傳王黃及塗  
惲惲傳河南系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  
世祖與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  
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  
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  
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  
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  
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  
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  
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  
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  
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  
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  
學官散在民間事孔氏傳義舊說漢已前稱傳

**孔氏傳**

**疏**

註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眾家或  
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  
昔古也堯唐

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千將遜于位讓于

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遁本作遜徒遜作堯典

疏。昔在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

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

六篇明居咸有一德周公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

汨作九共九篇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

謨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

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

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

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

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



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  
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  
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  
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  
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  
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  
在者鄭立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  
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  
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  
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志  
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  
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  
人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  
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  
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而  
天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  
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  
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

各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  
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  
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  
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各則堯亦各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各  
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動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  
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各則俱  
名不應殊異案鄭以下亦云虞氏舜各與孔傳不殊及鄭注  
申侯云重華舜各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  
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各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  
孔子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各而孔注論語曰予  
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各履而湯非各也又此不云堯  
舜是各則堯及舜禹非各於鄭立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  
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立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  
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各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  
相符各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  
代尚質若各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  
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動重華文命為各案謚法翼  
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也  
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  
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



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各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各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

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堯典言堯可為百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堯典言堯可為百。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堯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摠各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常行與此別矣。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堯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摠各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常行與此別矣。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

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各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

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問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疏曰若至上下。正義曰

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未以一也結

之及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不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立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義曰勳功欽敬釋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立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凡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



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  
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  
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  
顧氏爲得也○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  
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立云不懈於位曰  
恭惟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  
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  
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各遠聞旁行則充溢  
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  
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爲也傳以  
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  
以表爲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  
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  
正謂四方之外畔者常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  
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  
運稱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  
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以親九族**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立孫之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衆

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  
風俗大和○黎力兮反各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  
陳之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  
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  
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  
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  
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  
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立云俊  
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  
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  
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  
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  
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立駁云異姓之  
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  
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



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眾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向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其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和平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

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叙時是釋詁文雍和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化而上是以風俗大和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乃命

**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厯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鶉尾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

曰姬訾子曰立梛丑曰星紀



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隅夷賜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故稱賜谷賜谷隅夷一也義仲居治東方之官○隅音

隅馬曰隅海隅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錫賜

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賜谷海隅夷之地名日出

於谷本或作日出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

於陽谷陽衍字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

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

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

音賓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日中星鳥

字馬作萃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

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厥民析鳥

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通反下同厥民析鳥

獸孳尾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析星歷

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申命義叔宅南交申重

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申命義叔宅南交申重

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

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掌夏之

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日永星火以正

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七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厥民

因鳥獸希革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故也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

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政也○昧武內反冥莫定反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宵

九

寅

賓

出

日

平

秩

東

作

寅

敬

賓

導

起

於

東

而

始

就

耕

謂

之

東

作

事

以

書

卷

二

寅

賓

出

日

平

秩

東

作

寅

敬

賓

導

起

於

東

而

始

就

耕

謂

之

東

作

幽

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日見以厥民夷鳥獸毛毳也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

正三秋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下同。

**短星昴以正仲冬** 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節。厥

**民隩鳥獸氄毛**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而毳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奕如克反。本或作濡音儒。毳尺鏡反。

**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谷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三十一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為旬。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

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疏乃命至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

之人義氏和氏敬順昊天。天之命歷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乃依此歷。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揔爲一歲之歷。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揔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隅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晝。漏最多次。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一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稀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

書疏二

七



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  
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  
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  
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  
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  
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昂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  
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  
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和敬  
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  
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莽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  
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  
以此歲歷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  
義和能敬天之節叙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  
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九黎神火正黎司地以屬  
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  
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爲重黎之  
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

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  
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  
即和也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鄭立於此注云  
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立於此注云  
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  
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  
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  
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  
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居火正爲祝融則重  
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  
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譙馬遷并兩人以  
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  
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  
之肩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黎亦在顓頊時也祝融火官  
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  
主地而外轉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  
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  
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  
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少昊  
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



名官明此當顯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  
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龍共工氏在顯頊  
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顯頊時乎明知少昊四  
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  
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  
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  
子孫也呂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尙近重黎何  
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顯頊命重司天黎  
司地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此云乃  
命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  
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  
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  
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言地  
以屬人天地既別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  
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顯頊乃命重黎  
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  
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  
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  
至于夏商世掌天地庠征云義和涵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  
義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顯頊命掌天地惟重黎

二人堯命義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  
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  
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  
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  
義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  
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  
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義和四子舜  
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  
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  
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  
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義和是非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  
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  
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  
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義和掌天地  
也於時義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  
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義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  
卿以底日猶尙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  
乃命義和此乃命義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  
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



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  
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  
然則稱蒼天兩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立讀爾雅  
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  
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  
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  
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  
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  
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  
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揔謂二十八宿也或  
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種  
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收斂皆云  
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  
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  
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  
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  
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

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  
二十八宿舉其八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  
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交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  
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  
政故命義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  
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歷而授人此言星辰  
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立云星謂五  
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  
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立隨事而分之以此  
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立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  
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  
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  
隅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隅夷  
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陽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  
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陽谷冬南夏北不  
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  
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陽谷指其地各即稱隅夷故  
云陽谷隅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義仲居  
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揔舉其目就乃命  
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



言分命就義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嶠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

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日出為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立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晝夜四十刻晝短四十刻晝夜六十刻晝中五十刻晝夜五十刻晝夜五十刻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出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晝五刻以神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晝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晝夜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暫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



又於每氣之閱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揔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

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于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曰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愆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



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正義曰農功尤急故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稀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隅夷東可知然則東言隅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

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也○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人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義曰推之足知日永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虛為中故虛為去武之中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去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選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稀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



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  
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  
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  
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啣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  
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  
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  
謂所聚者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  
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  
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  
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  
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  
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  
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  
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  
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類  
常道也上惣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

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歷象日月  
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正  
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  
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  
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與  
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毳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與毳解之  
傳容嗟至歷象。正義曰容嗟暨與皆釋詁文也迺四時曰  
莽莽即迺也故王肅云莽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歷遭戰國及  
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  
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日行一度則一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  
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  
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  
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  
月三十日正三日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  
百六十六日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  
一年餘十二日故云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  
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歷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



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即月有  
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日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  
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  
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  
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其十九年七閏十九年  
年十一日則二百九十九日其七月四日大三小猶二百七日  
四九百四十分則一分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  
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  
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  
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  
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  
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  
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  
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得一千七百  
日一百九十九又以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并一萬九千  
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并一萬九千七百  
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  
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十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  
之得二千四百九十三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百日以  
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亦相

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  
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  
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  
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  
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傳允信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  
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  
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  
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定歷  
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歎其  
善謂帝歎義和之功也  
庸用也誰能成熙庶績順是  
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肩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  
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  
可乎言不可○放方往反註同肩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  
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  
反下註同  
爭鬪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  
事者○予音餘又羊汝



反采七在反馬云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堯臣名

官也復扶又反其功。驩呼端反堯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任簡反徐音撰

馬云具也於音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

烏稱尺證反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

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未旦反下同又未寒反

背音佩傲五報反帝曰咨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

下同很恨懇反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之奔突有所

山上海浩浩盛大若漫天。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滌除懷包襄上也包

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帝曰吁

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僉曰於鯀哉劍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咈哉方命圮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

輒毀敗善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岳曰異

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哉試可乃已異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

曰往欽哉勅絲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

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疏帝曰疇咨

載績用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義和叙功已廣及

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

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

臣放齊者對帝曰有瘠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頑

達性識明嚳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

且嚳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

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臣

欲用之也有臣驩堯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

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



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  
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  
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  
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為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  
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  
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  
有人之能惟鯨鯨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  
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  
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鯨鯨為不可餘人悉皆  
已哉言不及鯨也惟鯨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  
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鯨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  
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鯨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鯨治  
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  
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求未必一時之事但歷  
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  
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  
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  
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氏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官正在  
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義

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  
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  
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  
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  
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  
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  
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  
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  
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  
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  
無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  
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為臣  
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  
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時侯命掌六師  
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立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  
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  
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  
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是言不忠信為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



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  
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器  
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  
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盾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  
鑒明未能圍備謂其實不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  
知其器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  
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  
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  
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盾子故也○傳采事至事者  
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  
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  
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  
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  
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  
之善故先嘆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  
舉先世官名孔直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  
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

大臣所欲尊於其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儻然見之狀故  
為見歎共工能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  
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  
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  
取人之功以為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  
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  
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  
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  
為漫也其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  
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  
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  
是所急乃有放齊之不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  
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  
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摠萃雖曰難之何  
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  
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  
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  
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孽自生為  
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  
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

書疏二

三



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義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義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卽是義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義和，世掌天地，其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爲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水大釋，詁文刀害爲割，割爲害也。言大水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水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也。陵故爲盛大之勢，摠言浩浩盛大，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

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卽鯀是崇君伯爵，故云崇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以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呼，故知凡言呼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佛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凡言呼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異已，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爲說。」傳：「異已，已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傳：「刺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



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  
用於絲李顛云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  
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  
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  
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  
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  
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  
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  
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  
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  
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  
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  
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  
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  
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  
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  
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眾人乃服然後  
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  
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  
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

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  
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  
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  
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  
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又年小不可干政也。汝能庸命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  
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岳曰否德  
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岳曰否德  
忝帝位。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簞反。曰明明揚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  
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  
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  
眾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  
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諡也舜死後賢臣  
錄之臣子為諱。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  
故變名言諡。言我亦聞之其德



行如何。俞羊朱反。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目無。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瞽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

並惡。瞽音古，傲五報反。瞽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

格姦。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諸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

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于，計反。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能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媯音居危反，汭音如鏡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帝曰：咨四至，欽以繇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

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

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

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

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替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二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

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

也。即以其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

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

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為天子，其歲稱

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何書。計十六者，史記諸書皆

言堯帝，魯之子，帝摯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

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則七十載數，其立年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則七十載數，其立年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巽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由是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此人堯知子不肖不為主有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其利而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

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以堯知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禪位然則彼皆不賢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堯舜獨可彼皆不賢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侯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眾至言之○正義曰師眾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曰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開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無妻詩云何草不立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者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謚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於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



傳又解舉人以舜與帝則眾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  
未若官位舉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  
已不若故不舉之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  
已而不言之耳舜實聖賢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  
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眾臣  
為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  
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舉側陋眾皆願與舜  
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  
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  
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  
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  
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者以舜在卑  
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立六藝論云若堯  
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  
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解堯  
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  
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  
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  
配字曰瞽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詩云矇瞍奏公

是瞽為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  
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  
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  
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  
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  
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  
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  
義之經為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  
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  
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  
此經光指舜身因言瞽是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諧和至身謀殺惡○正義曰諧和進釋詰文上歷言三  
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治不至於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  
皆進美舜之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  
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  
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  
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  
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  
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  
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



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  
舜觀其行迹也鄭立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  
漏之也鄭立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  
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  
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  
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  
妻也則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  
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二女妻舜必妻之  
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  
於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  
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摠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  
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  
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  
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此則鄭自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之孫舜是  
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  
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  
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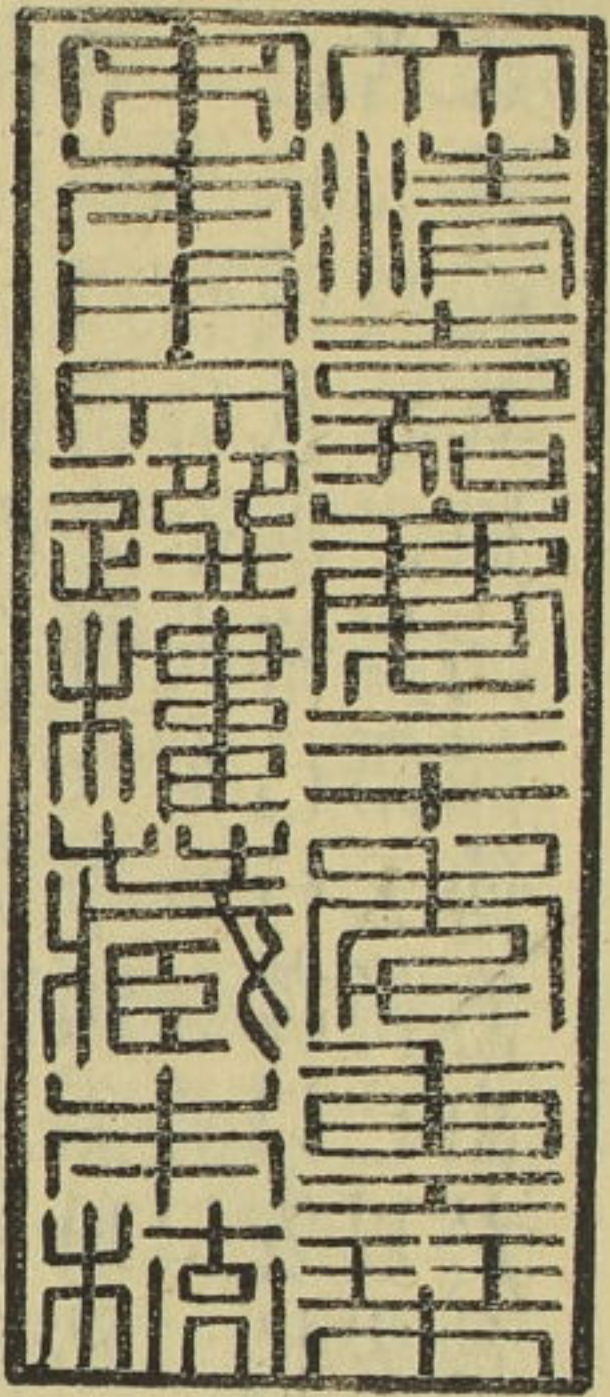
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未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  
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  
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媯水之  
使之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  
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  
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  
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媯爲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  
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  
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  
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  
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附釋音尚書汪疏卷第二

書統二

長安縣志  
尚書疏





江西鹽法道胡稷栞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

古本作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堯典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二國

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石經二典為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係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堯典第一

泰誓八篇誓也

泰當作秦

取其徒而立功

徒當作徙

與畢命之類

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尙書之題也

浦鏗云尙當夏字誤按浦校是也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引案引字是也

肆命二十

宋本肆命作伊陟。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泰誓竝無此文

宋本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漢之大誓經傳未有引之者也若有泰

誓二字則謂經傳所引泰誓皆不見於漢之泰誓也二義竝通据泰誓疏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岵夷爲宅岵鐵

宋本鐵作峽。按段玉裁云岵鐵卽禺缺缺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

也廣韻六脂云岵峽山名書作岵夷集韻云岵缺東表之地又十二齊亦有缺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缺峽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陽

孫志祖云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訛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

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合唐扶頌亦有優賢

颺歷之文

購募遺典

宋本閩本明監本募作募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句末有也字者甚多不可勝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

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有不可無者如伯也執受於族也語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按

但遂同天之名

宋本同毛本遂作逐閩本初亦作遂後改逐案逐是也

三皇無爲而同天

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堯典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上有言字堯下有也字



惟賢尚善曰讓

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向不向上

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皆變化化上

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化下有今字按今或是令字之誤

是以風俗大和

纂傳大作太按大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纂傳恐非

昭然而明顯矣

岳本宋本昭作照閩本以下同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

宋本又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化上

宋本閩本同毛本化作從山井鼎曰作化與注

令○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從上唯此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敬授人時

古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下人猶下民也

知孔疏所據之本猶作民字後人因疏作人并經傳改之自開成石經以後沿譌至今舜典食哉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

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無此二字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陸氏曰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按史記集解有陽字

平秩南訛

按史記便程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為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為訛字正義亦云為音

于偽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為今作譌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皆當作為若經文木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強讀耶又羣經

音辨人部云偽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偽蓋古文偽譌通用漢書王莽傳亦作南偽○按今本史記為作譌者妄依衛包所

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

纂傳時作方

寅餞納日

按餞納羣經音辨作餞內○補釋文按勘記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為餞餞安得

訓為滅也案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書寅淺內日



西方萬物成

成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

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

古本毛下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

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毳細毛以自温焉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而作更陸氏曰更如窵反本

或作濡音儒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

汝古本作女下皆同

朞三百有六旬

唐石經纂傳朞俱作期纂傳注同

匝四時曰朞

古本宋本匝俱作通按通匝並俗而字

釐治

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

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

宋本闕本同毛本惡作德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

監本同闕本揚从木作楊按揚子雲之楊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尙書撰異闕本

亦從木是也

據世掌之文

宋本據作是

火掌爲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當爲地

何有罪而誅

浦鏗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

闕本同毛本言作司案所改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

宋本推作惟

而日從谷之出也

宋本闕本纂傳並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

宋本同岳本閩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而從送入日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入日作日入案入日誤倒也

互者明也

岳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斗牛在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女

故重明之

浦鏗云此下當脫日短至三節傳疏內有酉方七宿則昴為中故昴為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宋本二作三三字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

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為歲日殘分所減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脫并字

蕩蕩言之奔突

閩本同毛本之作水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圯族

按羣經音辨匚部云匚放也甫妄切書匚命圯族

好此方名

毛氏曰比作此誤。按纂傳作比與毛說合又爾雅釋詁虧壞圯境毀也疏引此傳正作比孫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直之名亦皆當改為比岳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

古本作异已也已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异已已退也纂傳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

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

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鯀治水九載

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

宋板常作當

蕩然惟有水耳

宋板蕩然作蕩蕩然是也

年取千穀一熟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禾作米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顧亦因絲

宋板顧作頗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古本則作測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九字按前器訟

傳云言不忠信為器傳例一訓不重出岳本恐非

否古今不字

浦鏜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按浦義為長此釋傳否不也又前疏云孳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陋者

宋板令作今

人可使由之

宋板同毛本人作民

此經光指舜身

宋本光作先是也

孔據古今別卷

按今字當作文

故傳創文以曉民

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按勘記卷二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謹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

為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

難事也試以治民之難乃丹反

作舜典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疏

虞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偏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當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



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微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曰重華協

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曰若稽古

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

注無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文深明溫恭之德信允塞

施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文深明溫恭之德信允塞

上。下。立德升聞乃命以位。立謂幽潛潛行道德。疏曰

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

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

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

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

書乃表上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

道始得之者為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

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

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

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

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

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

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

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

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

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

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

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立謂至徵用。正義曰老子云玄

之又玄。泉妙之門則立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

映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

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

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

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

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納于百揆。百

揆時敘

揆度也。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音葵。葵反。凱

書流三

二



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鼓禱鼓大臨危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

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錄

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

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

起虔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二

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

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舜讓于

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疏慎微至弗嗣。正義曰此承

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

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

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

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摠

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錯謬明

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

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

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

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微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

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

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

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也

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司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

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皋陶

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惇厚也此行此五典須厚行

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



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者  
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  
其弟使之為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  
故度百事為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  
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黼戣戣戣大臨危降庭堅仲  
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  
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民謂之八凱舜臣堯  
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  
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  
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  
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  
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  
敘之後方始無不統於前矣。洪範云絲則亟死禹乃嗣興是先  
於前矣。洪範云絲則亟死禹乃嗣興是先誅絲而後用禹明  
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  
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時敘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  
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  
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

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  
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  
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于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  
謂舜為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  
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傳  
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阜陶謨云一日  
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也。納  
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  
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  
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  
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  
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  
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  
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  
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  
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  
○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

書疏三

四



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禹曰來汝。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繇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繇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繇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繇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繇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正月。上帝受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終于文祖**  
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璿音旋。

**肆類于上帝**  
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

**禮于六宗**  
意精。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禮于六宗。四時也。寒暑也。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禮音因。王云。繫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謂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

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禮于六宗。意精。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禮于六宗。四時也。寒暑也。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禮音因。王云。繫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謂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也。既。盡也。觀。見也。班。還也。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疏。正月。至羣后。正。瑞垂偽。反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疏。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禮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



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  
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  
五等之羣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月見  
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  
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正義  
日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  
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  
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  
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  
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  
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  
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  
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  
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  
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  
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  
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  
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  
文祖不可強言。傳在祭至與否。正義曰在祭釋詁文說

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璿衡俱以玉飾但  
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璿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  
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  
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  
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璿衡者璿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璿使動  
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  
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璿衡其橫簫所以視星  
宿也一以璿為璿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  
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璿以象天而衡望之必  
璿窺衡以知星宿是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璿衡察之必  
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  
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  
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璿衡是  
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  
月星皆以璿璿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  
猶不自安視璿璿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  
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  
唯有此璿璿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



其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  
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  
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  
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  
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  
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  
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  
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  
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  
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  
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  
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  
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  
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  
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耻中丞象之  
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闕與  
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  
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

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  
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  
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  
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傳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  
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  
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而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  
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  
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  
與下禮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  
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  
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  
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  
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  
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  
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  
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  
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  
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



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  
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  
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  
言禮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  
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酉曰明禋又曰禋于  
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  
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  
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  
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  
宗祭星雩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  
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  
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  
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  
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  
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  
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  
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  
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

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  
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  
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  
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  
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  
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  
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  
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  
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  
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  
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之  
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  
名山為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  
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  
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摠也摠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  
岳者摠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  
其下摠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



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元再變而致山林之元三變而致丘陵之元四變而致墳衍之元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行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敘至正始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

編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未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時救反本或作符岱音代泰山也柴土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表反又望秩于山川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扶云反望秩于山川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肆觀東后遂見東方協時月止日同律度量衡使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二帛二生一死贄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擊纁許云反。如五器卒乃復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又反下同還音旋。禮南岳衡山自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有如字徐于救反。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註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

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疏。歲二月至以庸。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



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上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士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狩者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自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太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

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七獻伯五獻子三獻。獻掌客上公饗饋九牢。又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傳合回至均同。正義曰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週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侯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斤兩皆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



均同之漢書律麻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  
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  
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  
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  
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  
謂之衡稱錕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  
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  
用恐不齊同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明之所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  
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  
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  
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  
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  
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  
女子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

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  
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  
之適子普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  
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  
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  
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  
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  
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  
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  
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  
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  
以皮爲之飾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  
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  
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傳大夫執羔。取其類也。傳士  
介死不取其節也。曲禮云飾羔。取其類也。傳大夫執羔。取  
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言績。此諸  
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玄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  
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贊。是  
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不可生知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  
鴈也。鄭玄云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



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贊則不知所用故言贊以結上  
又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贊同也  
傳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  
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贊下則是贊內之物周禮太  
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也如若也言諸  
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也如若也言諸  
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  
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  
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  
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贊已臣皆不還  
其贊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  
河南華河東岳恒北岳衡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華山也。岱東  
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華山也。岱東  
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  
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  
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濳縣  
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  
在廬江濳縣濳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  
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  
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

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  
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  
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  
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  
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  
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  
岱宗不指岳名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  
是岳因事宜而互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  
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  
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  
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去  
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  
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  
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  
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  
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  
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在滯且諸侯  
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守。正義曰釋  
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  
。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



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  
文德其義相通故執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  
守之禮云歸格于祖廟用特此不言禰祖故傳推之言祖則考  
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  
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  
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禰  
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摠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  
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  
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  
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  
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  
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  
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正  
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  
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  
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  
也以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其有才能用  
也人以其言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  
天子賜侯氏  
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  
州爲幽州并州青州爲營

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  
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  
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也法用常刑  
用不越法

**象以典刑**

象法

**作官刑**以作爲治  
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撲槓楚也  
不勤道業則  
皆雅反

**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  
贖罪○贖石欲反徐音樹  
皆雅反

**赦怙終賊刑**皆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  
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皆所景反怙音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  
使敬之憂欲得中○恤

**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  
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

憂也  
州○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偕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卽  
共工裔

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  
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窳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饗也左傳緡雲氏

馬王云國名也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饗也左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使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謂之財曰饗貪食曰饗緡音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圯族績用不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顛頭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

之則歸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四罪而天

**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疏十

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

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推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罪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緡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



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  
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  
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  
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  
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  
內最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  
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亦舉其名是殊大之也。使通利也。職方  
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  
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正義曰  
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法至越法。正義曰  
做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  
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  
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  
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  
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  
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  
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  
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

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  
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  
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刑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  
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身流宥五刑則  
鄉流放致罪爲輕。此鞫爲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五刑雖  
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  
刑其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此正刑五與流宥五  
俱有常法。典字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  
刑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圍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  
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  
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  
定數也。傳扑榎至撻之。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  
其威。鄭玄云榎榎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  
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  
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而巳。故屬扑於官刑。惟言作教刑者  
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  
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  
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  
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



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  
之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鳧氏為鍾桌氏為重段氏為鑄  
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  
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  
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  
義言贖死罪千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六  
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附是古贖罪皆用銅  
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  
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縮十匹今律  
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  
以贖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於古也誤而  
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  
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輕以贖論是也疑  
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  
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  
言誤而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  
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  
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  
傳青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  
人是肆爰緩也青爰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

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鉅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  
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  
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  
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  
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  
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  
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  
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勸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  
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  
日洲○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  
貌象恭敬傲狠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  
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居故曰居者曰洲  
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居水內  
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  
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  
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  
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  
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  
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  
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



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  
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  
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  
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  
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  
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  
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  
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  
凶謂之饗餒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  
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饗餒投諸四裔以禦魍魅謂  
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  
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  
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  
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  
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  
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  
行云弗戢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  
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

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饗餒亦可  
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饗餒也禹貢雍州言三危  
既宅三苗不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  
曰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  
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  
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  
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  
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  
為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  
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  
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  
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  
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起升上宰初來之  
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  
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  
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  
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摠見之也知此等  
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與儔三十三  
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  
鯀殛而禹與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



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土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

**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絕密靜也入音金石絲

**疏** 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

鼓也木祝歌也匏白交反

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入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思化

所及者遠也○傳殂落至七歲○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入載揔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淮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傳考妣至思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遏絕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入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



鍾鐻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入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正月元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

**詢于四岳闕四**  
闕者廣致眾賢○闕婢亦反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  
四聰使天下無壅塞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近敦厚

**而難任人蠻**  
信使足長善○惇音敦長張丈反下同

**夷率服**  
率而來服○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授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

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之舜故知舜服堯喪三年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



遷於丹朱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詰文。闕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壅塞。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詰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人近，惇厚皆釋詰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近，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悼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詰文。孫炎云：似

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匪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使宅百

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宗伯，入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

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暨臯陶。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帝曰：俞汝往哉。其讓敕使住宅百揆。疏：舜曰：至往。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



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  
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其然其所舉得  
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  
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其所讓實  
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正義  
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  
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  
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  
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  
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而言  
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  
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  
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  
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  
至用之。正義曰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  
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鯀也禹代鯀  
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  
其為官知禹治洪水自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舉  
正義曰禹平水土往之前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  
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

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  
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  
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下文暨臯陶為文勢  
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  
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也。帝曰棄黎  
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帝曰棄黎  
**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  
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疏。帝曰棄至百穀。正  
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疏。帝曰棄至百穀。正  
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  
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  
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  
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  
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  
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  
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  
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  
傳孝經皆以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  
為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



謂五常  
遜順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布五常之教務  
心亦美  
其前功  
疏  
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  
作司徒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  
是汝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  
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  
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  
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  
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  
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  
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  
教也。論語云寬則得眾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  
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  
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  
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帝  
曰阜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羣  
行攻劫曰寇殺人  
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  
汝作士五刑有

服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官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  
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大辟婢亦反

五服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  
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處昌慮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  
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

惟明克允

言阜陶  
能明信

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惟明克允  
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  
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  
者皆有三處就而殺之其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而流放  
於三處就而殺之其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而流放  
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信服故姦邪  
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  
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  
傳猾亂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  
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



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  
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  
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  
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  
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  
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  
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  
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  
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  
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  
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  
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刑  
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刑  
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  
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箠薄刑  
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  
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  
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  
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

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箠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  
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  
官無常處可也就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  
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  
慮兄弟耳非所刑之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  
異所不得合以為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  
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  
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如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  
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入議之辟  
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入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  
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  
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  
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  
故大罪四裔謂不犯死罪也。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  
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  
者屏之遠方西曰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  
九州之外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  
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  
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  
處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



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狡乎不可從也。傳言臯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攷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帝曰疇若予工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僉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疏** 傳問誰

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也。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共音恭。疏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垂拜稽首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讓于及斯暨伯與** 及斯伯與二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

**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益臯陶子也。

**疏** 傳

謂至能之。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疏**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立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

**汝諧**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

**疏** 傳朱虎至之中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

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入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及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斯伯與亦難知也。



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

**姓**

**疏**傳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

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

秩序宗尊也**疏**傳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

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

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疏**傳夙早也言早夜敬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徐音夷

直而清明正直不枉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夔龍二臣名。

夔音求

帝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

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

友。胄直又反玉云胄子國子也

直而溫寬而栗

剛失之

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虐簡失

之傲教之詩言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永徐音詠又如

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

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入音能諧理不錯

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於如字或音烏而絕



句者非拊音

**疏**

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

撫徐音府。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入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胄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曰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

闈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於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論之上下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皋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



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入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傳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入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跄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

鳥獸也。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聖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納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疏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言宣於下必以信。喉音侯。帝曰龍至惟允。正義人為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眾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眾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帝曰咨汝二十有二。禹垂益伯夷夔龍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六人新命有職四

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六人新命有職四



岳十二牧凡二十  
二人特勅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功**  
乃能信立天下

功之疏 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摠戒勅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玉在於汝可得不敢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舜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立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摠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受折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退其幽者升進其  
明者。黜丑律反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功皆廣三苗

**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

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善惡明。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  
**法疏** 三載至三苗。正  
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  
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  
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  
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  
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  
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  
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  
之能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  
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  
明。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  
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  
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  
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  
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立以爲流四凶  
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  
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  
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  
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



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舜

生二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二十在位歷試二年攝疏

傳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

惟年二年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

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

數為天子五十年疏傳方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

凡壽百一十二歲疏可謂仁之方也已孔註亦以方為道

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

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

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

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

十五年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

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

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

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立明矣鄭立讀此經云舜生三

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此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

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

一而踐天子位三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諸侯各設其

官居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別生分類其姓族分

理也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別生分類其姓族分

其類使相從。別彼列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

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作汨作功興故為汨作之篇亡。

汨音九共九篇九共九篇九共九篇九共九篇

骨九共九篇九共九篇九共九篇九共九篇

稟苦報反飭於據反稟飭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

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

之序摠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

居見存者之間眾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

共故逸故疏帝釐至稟飭。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

亦作古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

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

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



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便相從  
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飭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  
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  
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聞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  
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  
正義曰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  
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稟勞飭賜也。正義曰左傳言檇  
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  
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飭賜是飭得為賜也。亦不知勞  
賜之何所謂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尚書注疏卷第三

江西鹽法道胡稷栞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三

宋板同古本作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  
孔氏傳山井鼎曰古本分為十三卷卷內  
有數篇每篇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今本其分少有不同  
今詳記之見其牴牾耳但宋板篇題虞書孔氏傳之類或有  
或無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參差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  
書四字應以古本為正也。按十行本堯典上亦無古文尚  
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穎達疏四字未知宋板如  
是

舜典第二

虞書

按舜典傳乃姚方興所上梅頤本無詳見  
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關古本異同故識之  
宋板似作以

似其繼世相傳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

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  
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按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遠有異  
本疑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明  
鄭曉謂舜典孔傳乃劉光伯偽撰托名姚方興細按方興之

尚書注疏卷第三



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誣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遙聞其說而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古本作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表與疏說不合允字作充則是也纂傳亦誤作允

豫章內史梅賾纂傳賾作頤

聞天朝閩本明監本毛本聞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為實實監本誤作貴

叔豹補案釋文豹下有季狸二字此誤脫也

格汝舜汝古本作女

不能嗣成帝位纂傳成作承

是五者司為一事岳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宋板同毛本自作勅按勅字是也

禱戴毛本禱改作禱非也

傳麓錄至於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非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閩本同毛本常作裳案說文常是裳之正字詩小雅蓼蕭周頌譜及臣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玉者正天文之器岳本閩本纂傳玉作王是也

以審已當天心與否古本作以政察已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山井鼎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注

星也古本星下有辰字



輯五瑞

按輯古文作楫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

古本瑞上有五字

是為主者正天文之器也

閩本主作王按作王是也毛本作玉尤誤

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

岳本日作日按日日是也毛本不誤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

宋板今作令

猶卯之裏黃

毛本裏作裏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裏取包裹之義是裏字誤也

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

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二作三

耻中丞象之

毛本耻作耿是也

王藩

毛本藩作蕃是也

江南宋元嘉年

浦鏗云中誤年口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

今在太史書矣

盧文弨云書當作署口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

此下纂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集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凡增此四字而纂傳承其誤

有而下者祭百神

岳本而作天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禋之言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禋字作烟是也

幽禋

纂傳禋作宗與記合下同口按依說文當作禋

司馬彪又上表云

盧文弨云云字疑衍口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九字疑是小注否則云字當在已意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

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竟作境按竟境正俗字



二生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摯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補後漢書祭祀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蓋亦作牲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按史記對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各使陳進治禮之言古本閩本明監本同興國本禮作理治化之言是作禮者誤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盧文弼浦鏗皆云也當作何是也

謂其牲幣黍盛邊豆爵獻之數毛本幣作帛

兩銖之為兩宋板閩本同毛本無銖字山井鼎曰漢元文無銖

以軍禮同邦國宋板同毛本作固按作同是也

上去歲二月東巡守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盧文弼云不必疑倒○按下云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肇十有二州肇唐石經作肇後竝同不悉按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古本者作之按疏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為是

以作為治官事之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作鞭案鞭字是也

惟刑之恤哉匡謬正俗曰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惟字今文尚書易為維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洲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

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據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為幽洲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蓋汎釋州字之義顧不於肇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閩本同岳本州作洲當是岳本誤下幽州同



每州以一大山為鎮

宋板州上亦有一字闕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有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

浦鏗云宥寬字誤倒

此鞭為

毛本此作比為下有重字是也

周禮滌狼氏

闕本同毛本滌作條案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為滌器之滌因改而為滌此正義例也作條誤

大隨造律

山井鼎曰隨恐隋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証

治氏為殺矢

案治當作治闕本亦誤

卓氏為重

岳本重作量案量字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呂刑已用言

岳本用作明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緩也皆爰過也

岳本爰並作為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罪

岳本罪作要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

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無上一字纂傳歲作載

若其不能安近

按若疑當作苦

欲令遠言皆安也

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譌也

故據遠近之

宋板纂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與上互誤

禹代鯀為宗伯

岳本宗作崇是也闕本亦誤

為拜乃稽首

纂傳為作禹是也

帝曰棄

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言無教所致

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卿士等

浦鏗云鄉誤卿

議能議貴

閩本議能下有議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攷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

宋板攷作故按攷非也

知垂所讓四人

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

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胄子

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教胄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胄出胄子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國子國子二字取諸王教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教胄連文子字單出也上文所謂胄長也者乃長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為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已譌脫矣又按胄無長義馬本未必作胄說文去部育字注云養子使俗善也虞書曰教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

作育故訓作長長即養也陸氏未經注明偶失檢耳偽孔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為牽率後人誤解長字妄刪子字職此之由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兩之字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入岳本考證曰正義云剛強之失入於苛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謂過於剛簡則入虐傲知元本兩入字最得解若如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即虐傲矣於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纂傳咏作永按永則與長其言意複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為釋經之永也

聲依永

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我令命女典掌樂事

岳本令作今是也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

按各字疑衍或谷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宋板無述字

卽疾 毛本卽作壑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 汝宋板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 宋板王作主毛本作之

九歲 歲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 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 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閩本亦誤

橐飶 唐石經橐从木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注疏同○按橐卽枯槁字也今注疏本作橐从禾非也

各爲其官 盧文昭云爲依注是設字

左傳言槁師者 閩本同毛本槁作槁



